



革命故事

# 红泉夺刀

恩施地区革命故事创作学习班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# 红 泉 夺 刀

恩施地区革命故事创作学习班

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## 目 录

- 红泉夺刀 ..... 陈贤楷 (1)
- 按时交货 ..... 贺孝贵 (15)
- 老铁师傅 ..... 姚本志 (25)
- 捕“熊”记 ..... 沈 阳 (36)

# 红 泉 夺 刀

陈 贤 楷

听说红泉要割漆，刘二大吃一惊。眼看掌握多年的漆刀要被夺走，刘二恨得嘴里牙痒，憋得肚里气胀。事情是这样：

红泉是鄂西山区漆林公社下乡知识青年。她遵照毛主席的教导，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牢记党的基本路线，敢于向坏人坏事作斗争，社员都喜欢她，唯独刘二恨她。刘二恨红泉，是由一首顺口溜引起的。

红泉这个队有两人会割漆：一个曾大爷，一个刘二。曾大爷年老上漆树有困难，就剩刘二掌漆刀。一次，刘二偷割露水漆，被红泉拿住。她严肃批评刘二：“你割漆这多年还不懂规矩？露水掉进生漆里，等于掺了假。漆是出口货，质量顶重要，你不要败坏我们国家的名誉！”刘二狡辩，借口“任务太重，没办法”才干这种违反质量要求的事。红泉很生气，用顺口溜写了张大字报，贴在当路的仓库墙壁上：

生漆是个宝，援外不可少。  
刘二掌漆刀，尽耍鬼花招。  
偷割露水漆，拿住还放刁。  
再不听警告，定要夺漆刀。

这顺口溜人人看，个个念，细娃还当成歌唱，唱得刘二几个月抬不起头。这刘二从前是大地主刘耀宗的狗腿子，土改时由于他伪装进步，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，没戴坏分子的帽子，留在队上割漆，因为他有一手割漆技术，队长倒蛮相信他，好象离开了刘二，这个队的漆树都会被胀死似的。

树上知了叫，割漆要动刀。队长从公社开会回来，今年援外任务加重了，上级要求生产队生漆上调任务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，还要把好质量关。红泉早就爱上了这个山区，如今听了上级的指示，更感到这云遮雾绕的群山连着五湖四海的风云，心里十分高兴。她飞快地跑到曾大爷那里，要求教她割漆。曾大爷故意考她：“为么事要学割漆？”红泉回答：“这还用问，为了支援世界革命呗！”曾大爷又说：“有刘二割漆不一样？”红泉翘了翘嘴：“漆刀叫刘二这号人掌，贫下中农不放心。”曾大爷又逗她：“割漆生漆疮，烂了皮肉浑身痒，可难受哩。”红泉说：“大爷，为了支援世界革命，别说烂了皮肉，就是烂了骨头，我也心甘情愿。”曾大爷夸奖红泉有志气，答应收她做徒弟。社员听了也十分高兴，都说：“就是要培养红泉这样的新漆农，不能

让刘二捏着刀把子扳翘。”

红泉要割漆的风声传到刘二那里，好象炸雷轰在他的脑门上。刘二想：添了这个“看门神”参加割漆，么子鬼都搞不成了，有朝一日，还说不定被她夺了漆刀。刘二心里乱做一团。他知道红泉有曾大爷和社员群众的支持，现在要保住刀，不让红泉割漆，关键要看队长。

刘二赶忙到队长家，七扯八拉几句，就扯到割漆上头了。队长说：“今年任务大，质量要求高，要使力吔！”“使力是使力，就是……”队长虽说相信刘二割漆的手艺，但见不得他那两撇小胡子和一口大黄牙，更听不得他说半截话。“有么话直截了当说嘛，弯山绕水做什么事！”刘二见队长不耐烦了，就干咳了几声，哭丧着脸说：“队长，不说你也清楚。我这咳咳吭吭的老毛病，天气一燥热就发。今年气候反常，树上知了闹得我心慌烦躁。”队长嫌他噜苏，起身准备走。刘二急了：“你听我讲完嘛。我是说，与其我经常请假耽搁队上的事，不如换一个人割漆。”“换哪个？”“红泉。”队长没吭声，刘二又哈腰说：“队长，你还不晓得？人家曾大爷支持红泉，队上都嘈动了。”队长眉毛皱了皱：“你割你的漆，少管闲事！”“呃是！这事本不该我管，但你说今年割漆不比往年，我怕添了新手，质量搞不好，洋人……”刘二见队长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连忙改口：“呃，不，怕外国朋友脸上过不去。”“这个我晓得。”

“呃是是是。”说完溜走了。

红泉学割漆，向队长要求过多次，曾大爷也向队长说了几回，但队长没同意。队长认为，生漆是出口物资，质量要求高，一点不能马虎；再是割漆要有熟练、过硬的技术，特别是看天气，弄不好就造成损失。因此，只能是由有经验的老把式来掌刀割漆。再说红泉是个女孩子，上树割漆也不是长远之计，所以没同意她学割漆。此时刘二来一讲，队长急了，他直奔曾大爷家。

队长跨进曾大爷家，却不见人影，正纳闷，忽听得后门有沙沙沙的磨刀声和说话声。过去一看，曾大爷在教红泉磨刀。红泉穿一件褪色的军装，蹲在磨刀石旁，一对辫子在肩膀上扫动。只见她使劲磨了几下，用水淋了淋，就交给曾大爷试刀口。曾大爷用大指试了试，高兴地说：“嗯！泉娃子，一下子就把你大爷的手艺学去了！”“大爷，别说磨刀的手艺，就是割漆的手艺，我还要尽快学会哩。”曾大爷见队长来了，忙把漆刀递给队长试戳。队长接过刀，问红泉：“你真的要割漆？”“真的。”曾大爷望队长笑一笑。“你不同意，她可急啦，硬要我先教她磨刀。”队长把漆刀递给红泉说：“我看算了吧！有刘二就行了，何必跑去凑热闹？”红泉辫子一甩：“队长！今年割漆任务大，要求高，再让刘二一个人鬼搞怎么行呢？他不单割露水漆，社员反映他还在漆里掺茶叶水做假。”队长摇摇头：“耳听为

虚，眼见为实，根据不足嘛！”红泉见队长那么信任刘二，就把社员的意见端出来：“割漆是支援世界革命的大事，要把好质量关，可不能依靠刘二那号人。”队长本来就不大爱听批评意见，一气之下，急得说不出话来，好久才开口：“泉娃子，不说质量还可以，说起质量我就不敢相信你这个没摸过漆刀的。”“照你说，这刀把子只有捏在刘二手里了？队长，不要光看技术，还要看人，他跟我们不是一个心眼，走的不是一条道路。”“不管怎样，不准你割漆！”队长说完提脚就走。曾大爷连忙把他拦住：“红泉要割漆有哪点不对？你不讲清道理就走，象不象个队长？”

队长脾气再大，也硬不过曾大爷。曾大爷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兼贫协主任，又是和队长的父亲杨育山一起在地主家扛长工的穷朋友。曾大爷斗争经验丰富，路线觉悟高，干劲大，能团结同志，社员和干部都敬爱他。队长见曾大爷发了火，连忙说：“割漆这活路，你老知道，技术不过关，质量无保证，今年割漆任务重，上级要求特别严，怎么叫生手去割漆呢？”曾大爷批评他：“你开口技术，闭口技术，技术掌握在谁手里？为谁服务？技术究竟从哪里来？别看红泉这娃子没经验，她上进心强，有革命的闯劲，我负责把她培养成为一个新漆农。”队长见红泉决心要割漆，曾大爷又一心帮助她，只好勉强答应了：“先试试看。”

红泉拿起那把巴掌长、闪闪亮的漆刀，越看越喜



欢，心里一高兴，就放开嘹亮的嗓音唱了起来：

新漆农哟新漆农，迎着北斗去上工；

挥刀割漆为革命，心儿映得朝霞红。

新漆农，志气大，站在漆林望天下；

割下新漆运五洲，绘出人间新图画。

每天天不见亮，红泉腰挂漆篓，头戴竹帽，跟随曾大爷，上树练刀子。白天山上练，夜晚家中练。她把家门口那棵老漆树，左一刀右一刀，割了千条口万道痕还不罢休。这生漆是有毒的东西，掉在衣上衣裳烂，掉在身上皮肉烂。有一次，生漆掉在手上，一夜功夫周生长满漆疮，又肿又痒，急得她团团转。曾大爷冒着危险爬上山鹰崖，采来一种叫“八树”的草药，才给她治好漆疮。这一道道难关，红泉都一一闯过来了，独有看天气这一桩，一时还没有掌握。

一天清早，红泉被雀鸟吵醒，翻身起床，准备喊醒隔壁的曾大爷一道上山。但一想不行：曾大爷昨夜为队里母牛下崽熬了个通宵，让他多睡一阵。她一人背着竹筒出了门。走了几步，想起什么，又停了下来。他记得曾大爷说过，割漆最怕遇暴雨，遇上暴雨，就会冲走刚从树上流出的生漆，造成损失。她仰头望望天，雾气没散，只觉微微凉风迎面扑来；听听四周，林子里雀鸟吵个不休。她断定：是个好晴天。但又觉得自己看天气没把握，还是想去问问曾大爷。正在这时，忽听刘二在背后叫：“红泉，上山去割漆吔。”红泉不

想和他多搭腔，就一个人抢在前面走了。刘二跟在后面故意喘气，没走多远就蹲下来，干咳了几声：“哎呀，天气燥热，我气管炎又发了，去不成了，你自己走吧。”红泉转身望了他一眼，心想：这家伙又在耍鬼花招？皱起眉头问道：“你看今天会不会有雨？”刘二偏起脑壳朝天一看，皮笑肉不笑：“我看是晴天。不过天有不测风云，谁也不能打保票。”红泉虽然并不完全相信刘二的话，但看看天色好象是没有雨，想到今年的任务大，抢一天时间就多割几斤漆，于是也不管刘二，大步上山了。

红泉一走，刘二嘿嘿一声狞笑！他观天气，觉得有些反常，估计有雨，才去喊红泉上山的。他对着红泉的背影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这积极那积极，还想夺老子的刀！看你今天有好戏唱。”转身下山，“呼”地一声关门睡觉去了。

再说红泉单独上山割漆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她一口气割完漆口子，坐在一块大石板上歇气。突然，草丛里跳出一只金鸡，金黄金黄，尾巴很长，一跳一啄，正找食吃。红泉看得出神，就轻手轻脚去抓，还没到跟前，金鸡听到响动，“呱呱呱呱”，飞到对面山林中去了。红泉抬头一看，四围都是密密的山林，她想，要是这些山林都变成漆林，那该要向国家贡献多少上等生漆啊！

一阵凉风吹来，对面山头上突然起了一团雾罩，

越聚越厚，变成锅底色了。不好，是暴雨的兆头，怪不得早晨太阳只打个照面就不见了。红泉马上起身去收漆，忽听见山下传来曾大爷的喊声。红泉往下一望，只见曾大爷手提漆筒，选最陡最近的山路爬上来，一步一声喊：“红泉！快收漆呀，大雨来了。”话未落音，雨点子打着树叶沙沙响。红泉登登登爬上一棵漆树，收下漆，又登上另一棵。曾大爷跑拢了，师徒俩分了工：曾大爷不能上树，就收树脚的漆；红泉力大，收树上的漆，配合得很好，一会就收了一大半。但雨越下越大，漆林响得象江水过滩，电闪雷鸣，地动山摇，雨水顺着树杆流。漆已不能再抢收了，师徒俩躲进附近一个大岩洞里。红泉站在洞口，望着暴雨冲洗着漆树，心里象刀绞一样难过。曾大爷说：“泉娃子，别难过，上学总要交学费的，记住这个教训就行了。”正在这时，队长冒着倾盆大雨跑上山来，曾大爷把他喊进洞去。

队长一进岩洞，不问青红皂白就板起脸对红泉说：“拿来！”“么事拿来？”“漆刀！”“为么事？”“就为今天这个事！”队长一只手叉在腰上，一只手指着洞外的漆树。红泉坚决不肯交出漆刀。队长用袖子抹了一下脸上的水，鼓起眼睛发脾气了：“我早就说割漆不是玩的，你偏不听招呼，还给我扣帽子。究竟是不听群众意见，还是你蛮干？表扬多了，脑壳发昏了，集体财产也不当个数了！”听见队长这几句话，红泉心痛得

讲不出话来。曾大爷却冒了火，指着队长：“你说这号话有没有把凭？今天的责任在我，不在红泉！”

队长把头一偏：“漆受了损失我心痛，我要管！快把刀交给我！”红泉紧紧捏住漆刀，心情沉重地说：“队长，今天的事随你么样处分都行。只是这漆刀，我不能交！你不要被刘二蒙住了眼睛！”“刘二么样？”“今天就是他喊我上山割漆的。”听到这话，曾大爷猛地抓起一块石头，朝岩石上打得“嘣”地一声响：“刘二是么样东西你忘啦？你父亲住岩洞的事忘啦？”这两句话象个大炸雷，把队长的耳朵震麻了。原来，队长的父亲杨育山同曾大爷，解放前都帮地主刘耀宗割漆。有一次也碰上今天这号天气，漆被冲跑，狗腿子刘二举起一根烧火棍就打，他二人夺过棍子反揍了刘二一顿。事后不敢回家，躲进今天这个岩洞里。后来杨育山被狗刘二抓住打个半死，伤没养好，又被送去当壮丁，解放后才回家。杨育山一辈子没忘地主阶级的仇恨，没忘刘二的狠毒，临死时还叮嘱儿子要永远记住。

队长被曾大爷问得不吭声，红泉接上说：“刘二当面是人，背后是鬼！队长莫要被他的技术蒙住眼睛，忘了过去，忘了阶级斗争！”经曾大爷和红泉的提醒，队长心里一怔！他说：“我忘了过去是不应该，但也别把小事上大纲。”说完就冲出洞外，冒雨下山找刘二去了。

队长走后，红泉把今天早晨的事告诉了曾大爷。曾大爷气的牙齿咬得格格响：“呸！想使黑心锤，办不

到！”

红泉下山后，听见有人议论，她主动上门征求意见。但大多数社员却鼓励红泉大胆干，说是要学会走路，就不能怕摔跤。红泉在贫下中农的鼓励下，掌刀决心更坚定了，学割漆、学看天色也更勤奋了。刘二先以为红泉这回哑巴亏吃定了，没想到自己反落了队长一顿批评，心里更慌了。

割漆工作眼看就要结束。保管室里，装满了一桶桶油光水滑的生漆，已足够超额完成今年的任务了。这是经过斗争和艰苦劳动得来的成果啊！曾大爷看着这些上等漆，高兴地说：“泉娃子，今年的收获不小哇！告诉你一个消息，公社要召开割漆经验交流大会，你好生准备一下，去作个发言。”红泉脸一下红了，“我有么事经验交流的？听听别人的还差不多。”“话不能这样说。社员都一致赞成你明年单独掌这刀，你就介绍夺刀的经过嘛。”红泉笑着说：“队长还没完全同意我掌漆刀哩。”“在事实面前他会同意的。”公社召开经验交流会的前一天，红泉作好了开会的准备工作，又去看看刘二的动静。红泉赶到刘二家，没见人影，听说他上山割漆还没回来，红泉感到奇怪：他平常迟上山，早下山，今天太阳快下山还不回来，怎么这样“积极”了呢？她一边想，一边飞步上山。一到漆林，只见队长挑着粪桶，刘二提着漆筒，两人正在谈论着什么，刘二一只手还在指指点点。红泉叫了一声“队长”。刘

二一见红泉来了，向队长嘿嘿一笑，急急忙忙提起漆筒溜下山去了。

这时，队长望着红泉，手指小漆树上的刀口，气鼓鼓地说：“红泉，你这是怎么搞的?!”红泉走拢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!这小漆树没长大，一动刀不就死了?她气愤地说：“队长，这是有人存心搞鬼呀!”队长大声说道：“谁存心搞鬼?你看看是谁的刀口!”红泉过细一看，这刀口形状同自己的没有两样。心想：“好阴险卑鄙的家伙，想把黑锅扣在我红泉头上。”红泉看着小漆树，眼里喷出怒火，望着队长说：“我怀疑是刘二干的!”“有么证据?”红泉分析说：“他平时上山晚、下山早，独独今天为什么下山这么晚?他见我来了为什么心虚脸变色，慌慌张张溜下山?不熟悉我割漆的，怎么会同我的刀口一样?我看他是乘公社开经验交流会之机，进行破坏，给我们队上抹黑!达到他从我手中夺回漆刀的目的呀!”队长听了一惊：“刘二敢于这种事?”“嗨，我的队长，麻痹不得呀!这种人么事都干得出来的。”红泉说着，急忙弄来一些稀泥，把自己的手帕撕成几块，给小漆树的刀口一一包扎好。队长在漆树林里检查一番，转身对红泉说：“你快下山去，我马上就来。”

刘二下了山，没到保管室交漆，却提着漆筒绕道回了家。他想，那次下暴雨没把红泉的漆刀搞掉，这回栽赃又说不定落空，弄不好下不了台。他心里明

白，这把漆刀肯定保不了。他咬牙切齿地嚷道：“红泉啦红泉，你逼得我无路可走，我也叫你们高兴不成。”他钻到床底下，拿出一个纸包，取出几块白烧碱，慌忙往漆筒里一丢，只听得“啾啾！”一阵响，纯净如油的生漆，立刻化成一筒淡红色的水。刘二脸上露出一丝阴险而得意的微笑，心想：“只消把这筒变质生漆往保管室漆桶里一倒，哼，叫你们去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吧！”他举起漆筒看了又看，接着急忙向保管室走去。

再说红泉下山来，赶到保管室却不见刘二，她马上警觉起来。正在这时，队长挑着粪桶走来。红泉说：“队长，刘二这么晚还不来交漆，他又在搞什么鬼！”正说着，只见刘二提着漆筒走来了。他见红泉和队长站在保管室门口，心里扑通直跳，但马上又故作镇静，二话不说，就进了保管室。红泉跟了上去，拿起秤杆说：“来，我给你过秤。”刘二笑眯眯地推开秤杆说：“有么事称场？今天比哪天都多，照平常的斤两记账就是。”说着就朝漆桶里倒。红泉眼明手快，一把夺过刘二手中的漆筒，用一根小棍往里一搅，正言厉色地问道：“刚割回来的漆怎么一下变了颜色？你搞的什么鬼？！”刘二正想狡辩，没料队长进来了。队长接过漆筒一看，气得发抖！刘二见势不妙，就提脚想溜，谁知被队长一把抓住，竖眉瞪眼吼道：“小漆树是谁割的？”刘二被队长问得吓掉了魂，张口结舌地说：“小漆树是红……不，不知道是谁割的！”队长这时更气，将

刘二象抓小鸡似的提起，又一声怒吼：“你到底老不老实？”刘二脸色象一张白纸，浑身似筛糠，头勾在大胯底下，歪着脑壳说：“小、小漆树是我……我割的，我怕完不成上交任务，想多割几刀添够斤两……”“放屁！”红泉指着刘二的鼻尖问：“你这漆筒里掺了什么？”这时曾大爷和社员都收工回来，听说刘二搞破坏，气得个个捏紧拳头，吼声冲天。这时刘二见狡辩不过去了，不得不承认自己滥割小漆树和掺烧碱的罪行。

队长瞪着大眼，对瘫软在地的刘二吼道：“你这个披人皮的狼，我今天才把你看透！”红泉轻蔑地说：“你刘二想复辟，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，破坏我们国家的名誉，这是痴心妄想，最终逃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掌心！”

当天晚上，刘二交给社员群众批斗。经过这场斗争，队长受到了深刻教育，提高了抓大事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，主动检查了自己的错误，积极支持红泉掌漆刀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队长要红泉用红纸写上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的毛主席语录，贴在一块木板上，挂在被刘二动了刀的小漆树上。太阳一出来，红泉挎着黄挂包去公社参加割漆经验交流大会，曾大爷和队长高兴地来送行。红泉欢欢喜喜，迎着灿烂的朝霞，大步前进。

这时，漆林里传出一阵阵宏亮悠扬的歌声：



新漆农哟新漆农，  
广阔天地育英雄。  
挥刀割漆为革命，  
心儿映得朝霞红。  
点点漆浆染四海，  
凯歌阵阵五洲通。  
毛主席指引金光道哟，  
前途万里跨彩虹，跨彩虹……